

话说作家的节俭

文人古来多节俭。不节俭也不行,杜甫后半辈子几乎都为生存奔波。“布衾多年冷似铁,娇儿恶卧踏里裂”,家里连床像样的被子也没有。当然,也有大手大脚的,李白“五花马,千金裘,呼儿将出换美酒”,他有来钱的道,别人学不来。司马相如娶了卓文君日子好了,却吃出了糖尿病,那时也没二甲双胍,还得“节俭”管住嘴,重过苦日子。

我最先亲眼看到当代作家节俭的,是老作家林漫。林漫原名李满天,延安干部,大个子,人很慈祥,曾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、省作协主席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某个盛夏,去会场坝上采风,那时条件差,伙房的菜上得慢,林老的习惯是上一个新炒的,就把刚吃剩下的那盘连菜带汤倒上去,然后把空盘子放在底下,吃完了,桌上一擦盘子。有的女士不习惯,偷偷去别的桌。我还行,一直坚持,林老说这辈子就受不了一点浪费现象。他的级别很高,一路上却全跟我们年轻人一样,坐租来的稀里哗啦乱响的破班车,途中啃面包,用手兜着,渣儿都不掉。

大诗人田间来承德,与青年作者座谈,穿一身黑色旧呢子,讲了一会儿他伸手往怀里掏什么,没掏出来,接着讲。讲讲又掏,这回掏出来了,是一根烟,点着了慢慢抽,什么牌子的,谁也不知道。当时没有桌上摆烟和水果的做法,抽烟也是各抽各的。田间先生家在北京,他在外时间长,夫人也出门,他写一纸条给办

公室的同志,请他上北京到他家(想必是有钥匙)看看,院里有一小坛腌的鸡蛋,“可煮一只,尝尝是否咸了”。这事广为流传,有说“抠”的,但多数还认为他们这些老同志是从骨子里养成了节俭的习惯。

因为作家节俭,也有好多闹出笑话。当初我们这文联一个作者,省吃俭用买了辆新自行车,喜爱得不得了。那时路不好,怕车子沾泥水,常常是他骑车出去,回来车子骑他——扛回来。住平房,放院里怕丢了,放屋里怕磕了漆,他就在墙上钉了个大概子,把车子挂在上面。每天

躺在床上看着新车,比现今买了宝马还高兴。地震时,别人往床下钻,他往墙上窜,怕撞倒了砸了车,至于砸不砸自己,事后说,没顾上想。

别光说旁人,就说我自己吧,我还不属于特节俭的,但经历过下乡插队那些年生活,一开始参加一些特别丰盛的宴请,散了,看满桌的剩菜,就特别受不了。在外地不能说啥,在承德我说你们不好意思,我不怕,我打包。可架不住有时天天有饭局,老伴都急了,说吃不了也得扔,怪费事。我一看这风气真不是咱一两个人能扭转的,渐渐也就见怪不怪了。

乡愁是一只孤独的鸟

我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你。可是我想问:今夜,你可曾把清冷的风装进行囊?

孤独只是一个音符,没有人会对你说:风来了,请不要让雪漂白你的衣裳。花开花落皆是生命的过程,看秋叶飘零,云聚云散,便会看见自己潮起潮落的一生。

大地如此苍凉。那些我们曾经迷恋的风景,都在记忆的长河里消失了。许多鸟已经落在更远的山林,它们读不懂这个世界,读不懂风景之外的风景。走在自己的影子里,乡愁缓缓浮起。我不知道,在刻骨铭心的疼痛中,故乡为何依旧那么遥远。我不知道一只孤独的鸟,能否回到生命的故乡。

只是我不想落泪,不想把心中那些沉重的爱如此轻描淡写,就像一支长笛,只有天空才会用自己的辽阔把那悠远的思绪收藏。

这肯定不是我命中的飞鸟。要不然,乡愁怎么会离我越来越远?

(摘自《今晚报》亚楠/文)

阿活

小孩最怕闷,年轻人也是一样。工作做不长,主要原因是闷。写作则是最闷不过的一件事。古佛青灯,自言自语,逐个策划,不过只要有一个读者说不错,已是心满意足。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一问多年,非人生活,一旦有所发现,抵得过寒窗十载。开头的时候,总得忍一忍闷气,长久来算,还是值得。

大概要待三十过后,才会明白,这就是事实,天底下没有不闷的工作,所以大家才会做一行怨一行。老板付出薪酬,是购买伙计劳力,不是叫下属一边出粮一边寻欢作乐。

不要说教书生涯、公务员生涯、主妇生涯了,连表面上金碧辉煌的职业,也不见得好过。天宇第一号的美女明星拍戏时往往化好妆等十多小时还轮不到她,闷得哭出来。可是工作的成绩一亮相,自觉再辛苦、再劳碌、再闷也是值得的。

没有收获的职业,再活泼轻松,也徒然浪费光阴,时间过去,一无所成,那才闷呢。

所以,渐渐地眼光就放远了。

(摘自《甘肃日报》亦舒/文)

群处守住嘴 独处守住心

群处守住嘴,独处守住心。实际上是教人如何立身处世。群处守住嘴,沉默是金,这句极其朴素的语言蕴含着极其耐人寻味的道理。沉默并不代表思维停止。深邃的思想往往来源于貌似沉默的思索过程。暂时沉默的人,在沉默中积极思考,在听取中有效取舍,往往能抓住要害,点石成金,足见真知灼见,令人感佩折服。沉默并不代表思想空虚。沉默是一个蓄势等待的过程,大地的沉默是在孕育着金秋的收获,雄鹰的沉默是在等待着振翅高飞。

独处守住心。古人云,君子之心,昭之天下,不可使人不知。如何处理好这些事情恰恰是对人德行的严峻考验。每当夜深人静时,独自内观其心,自己的真实面目就会浮现眼前。经常反思,你就会觉得真我的显现让平时欺瞒我的假我原形毕露,于其中你会羞愧难当,会真正善待灵魂深处的真我。这样形成一种习惯,你的境界就会得到不断提高。所以,古人说,吾日三省吾身是也。

所以,当你遇到快乐时,你要记得克制,因为得意忘形,忘形伤本,忘本失性。当你遇到困惑时,你要退一步思想,因为退一步海阔天空。

要养成群处守口,独处守心的良好习惯!

(摘自《山西农民报》宁致远/文)

我友,一日饮醉,对我说:“你信不信,我的存款,到我孙子那辈都花不完!”我说:“我信。不过,老辈子有句话,叫‘儿孙自有儿孙福’,你真的没必要给儿孙留那么多。”他笑了,说:“什么叫福?钱多才叫福!我上半辈子穷怕了,我不能让我的儿子、孙子再重复我的穷。我就是要让他们守着一座金山,过像样的日子。”

他说是真心话。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——但有一分钱,留与子孙花。仿佛我们今天多留一些钱给他们,他们的日子就能增加一些甘甜与色彩。我们没有认真想过,“一座金山”与“像样的日子”之间果真有因果关系吗?

林则徐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:“子孙若如我,留钱做什么,贤而多财,则损其志;子孙不如我,留钱做什么,愚而多财,益增其

中国人拉长时间看问题的方式很有辩证的眼光,比如在争与让的问题上,就认为不争是最巧的争。

为什么不争是最巧的争?举一个简单的例子:你跟人做生意能挣10块钱,砍砍价最后能挣到15块钱,结果人家觉得你这个人不矫情,以后不来找你。如果你不砍价,很爽快,过两天他可能还会来找你,因为他觉得你痛快。如此一来,形成长期合作,远比一锤子买卖挣15块钱要划算得多。

这一让一争之间结果迥然不同,因为“让”体现的是一种对人的尊重。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

留钱害儿孙

过。”这话说得何其透辟又何其超脱!子孙如果像我一样卓异,那么,我就没必要留钱给他,贤能却拥有过多钱财,会消磨他的斗志;子孙如果是平庸之辈,那么,我也没必要留钱给他,愚钝却拥有过多钱财,会增加他的过失。今天,能真正读懂并愿意践行林则徐这段话的又有多少人呢?

我教的学生中有许多富家子弟,他们大都精神萎靡,学习动力欠缺。我知道,在他们心里有一个声音:父母早为我打下铁的江山了,我必须竭力拿平庸去“报答”父母的一片苦心!

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“不值

得定律”——不值得做的事情,就不值得做好。想想看,拥有了一座金山的人,又怎会甘心每天汗流浃背地去沙中淘金呢?而带着“不值得”的心理去学习、去工作的人,所收获到的,也必将是一个“不值得”的人生。

有太多的同胞看不懂那些捐款捐到令人发晕的外国人。当听说“世界第二富”的股神巴菲特要捐出99%的个人财富时,我的一个同事说:“那他的后代还不得气疯了?”我想,她一定没听说过那个发生在巴菲特和他小儿子身上的故事:巴菲特的儿子彼得酷爱音乐,在他搬到密尔沃基市前,开口向父亲借钱(这是彼得唯一一次向

不争是最巧的争

充分估量对方的成本,让一让,就是承认别人的劳动、奋斗、思考、学习的价值,你只是高看自己的成本就会轻视别人,在中国是不给别人面子。鲁迅说:“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。”不给人面子,就伤到了他的精神纲领,很难用是非来衡量了。而充分地尊重别人,在中国文化里是给别人很多面子,给了面子,按照鲁迅的说法

就抓住了辫子,所有事情迎刃而解,这是中国文化一整套处理事情的方法,降低自己抬高别人。

不争是最巧的争,这句话的另一层深意则是:所谓的不争是不针锋相对地争,不争左而争右,不争上而争下,不争今而争明,跟别人错开,人取我予,人予我取,人家要的我给他,看起来很笨,但如果拉长时间来看,事情就完全不同了。还以

多数男作家在穿戴上都不讲究,甚至有些拖沓。有一年冬天去沈阳领“芒种”文学奖,就请了我和山东一位作家。我穿一件旧大衣,他穿一件旧羽绒服,往外窜毛不说,拉链还坏了,用别针钩着,进宾馆,门卫都拦着不让进,说:采访(上访)不在这疙瘩。

后来条件好了,作家们也渐渐“奢侈”了。天津作家肖克凡请我吃锅巴菜(早点),说:“大哥,咱现在有钱了,一人吃两碗,别心疼呀!”

《潜伏》作者龙一外出,事先算好,去几天带几双袜子,咱天天穿新的,一天一双。然后摊比三家,“您这多钱一双?”“两块五。”“哎呀,贵啦!两块吧!”“行,两块。”“那来六双,给您十块,正好。”“您这账怎么算的?”“二六十二,错了吗?”“那两块呢?”“噢,我一下买五双,你怎么也得饶一双吧。”

(摘自《中国文化报》何申/文)

父亲借钱),却被拒绝了,巴菲特的理由是“钱会让我们纯洁的父子关系变得复杂”,后来,彼得气愤地去银行贷了款。他说:“在还贷的过程中,我学到的远比从父亲那里接受无息贷款多得多。现在想来,父亲的观点对极了。”彼得说,他至死都不会忘掉父亲说过的那句话:“有时你给孩子一把金汤匙,没准是把金匕首。”

你若真爱自己的孩子,就不妨在金钱上对他吝啬一些,别用“金匕首”伤了他,害了他。既然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,你就该看重他生命的尊严,把创造的权利还给他,让他流汗、流泪、流血,让他在无人撑伞的雨中奋力奔跑,让他拼死追求那个“最好的自己”,让他用自己亲手打造的“金汤匙”喝到人间至美的羹汤吧……

(摘自《河北农民报》张丽钧/文)

做生意为例,当所有人都争着去做一件事的时候,再肥的肉也没什么油水可捞了,这时候的争是愚蠢的,因为竞争太强。相反,你在谁也看不上眼的领域每天倒腾一点,虽然很艰难、很慢,但你竞争对手少,而且慢慢他们也都退出了,这样十几年下来,你成功的机会几乎是百分之百。这正是不争的智慧所在。

此外,这种不争,除了避其锋芒外,还体现了一种胸怀、一种自信。人争都是不自信,怕别人拿走;对未来充满信心 and 追求才让,你想拿就拿,反正我有的是。

(摘自《妇女》冯仑/文)

十本“无用”之书

《诗经》:按现代人的观点,读诗是最没有用、最不符合效率观念的事;不过,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又是最奢侈的事:你把时间用来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:看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,就像看《清明上河图》,那些人、事、物,那些已经逝去的生活方式,说白了跟你毫无关联,但偏偏历历在目,让你觉得很亲切。

《红楼梦》:《红楼梦》里,薛宝钗谆谆教诲林黛玉,说自己小时候也是个淘气的,怕看正经书,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等这些杂书倒看了不少,后来大了才丢开了。现在薛宝钗更占上风,当然林黛玉也没有绝迹,有些人就是愿意把这些杂书放在枕边或者厕所里,随时进入另一个世界。

《古本山海经图说》:曾有一个诗人守则,提倡诗人应该至少认识多少种动植物——这事再次认识多少种动植物——这事再次说明,现代人博物知识的匮乏到了什么程度,更不用说《山海经》中描述的那些想象中的生物了:光是书中大量的生僻字就足以让人们望而止步。

《锦灰堆》:书名来自元人钱舜举的画,“无用当弃者”。王世襄先生以此命名自己的文集,是自谦,也是自满。看看他的书中写到的:书画、家具、髹漆、竹刻、传统工艺、民间游艺、烹饪……任选一

钱的另一种价值

花三十元钱,买瓜一个,回来吃,却是苦的。扔掉?舍不得,毕竟这个瓜花掉三十元钱;吃掉?太痛苦,比吃黄连绝对好不到哪里去。对这个瓜,如何处置,就成了问题。这问题,只因这瓜,是花了钱的。

不仅瓜,生活里,常常可见类似的事情。去某地旅游,去后非但不觉得开心,反而坐卧难安,就想立刻掉头回去。但绝大多数人仍然会硬撑着将所有景点游完,尽管游览时,必定是不开心的。

放弃,这笔钱什么也没有买

到;不放弃,这笔钱买到的是难受,是痛苦,甚至是灾难。既如此,为何仍然舍不得它?只因为,那是钱。

可是,钱到底有什么价值?钱的价值,无非有二:一为生存,一为生活。当一笔本该买到享受或者快乐的钱注定买不到享受和快乐,那么这时候,放弃这笔钱,是不是一种花钱甚至做人的智慧?

将一笔注定不会产生价值或者产生负价值的钱放弃,也是钱的一种价值吧?

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:米兰·昆德拉感叹: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?古时候闲荡的人到哪里去啦?现在他的感叹会更多:为什么人们写140字的微博都嫌太长?为什么一边资讯焦虑,一边却抽不出时间好好读一本书?更不用说审视自己的灵魂和内心了。

《窥视厕所》:妹尼河童在一本书中写道,他会随身带着放大镜,什么都看,并不是为了有用,而是为了好玩。研究日本各地不同的腌萝卜方法,还窥视不同人家里的厕所,这样纯粹为着好玩的人实在太多了。

(摘自《南国都市报》谭山山/文)



主办单位: 信阳日报社、信阳晚报社

车展地点: 信阳市天伦广场

车展时间: 3月22日—24日(周五、周六、周日)为期三天

信阳汽车展览会

近在咫尺的“遥远”

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居住,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他居然从未去过颐和园。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钱买门票,只是因为他总认为那里的门票价格太高。

1970年,颐和园的票价是5元钱。朋友月收入50元,但他并没有去。在他眼里,5角钱足够买一斤上好的猪肉了。

1980年,颐和园的门票涨到2元,朋友的月收入也增加到80元。朋友思忖一番,觉得2元钱都够下一顿馆子了。

1990年,我去北京时,曾邀请朋友一同前往颐和园,那时的票价是5元钱。朋友苦着脸说:5元钱干什么不好,免费的公园有的是,何必非颐和园不看?那时,他的月收入达到了120元。

……

今年春天,我忽然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,

原来,他已经患上了绝症,医生说他有半年时间了。眼看着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,因为病料接得七零八落,朋友在电话那端几乎要哭出声来。我问朋友,有什么遗憾没有?电话那端沉默许久,朋友终于哽咽了:“我好想看颐和园……我还从来没去过那里呢!”放下电话,我决定去北京一趟,陪朋友一同去圆他最后的梦。可是,还未成行,朋友病故的噩耗已经先行传来。可怜的朋友,终究没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,完成他去颐和园游玩的夙愿。

很多时候,我们应该学会善待自己,也应适当地及时行乐。人生一世,不该因力所能及的事留下什么遗憾。当自己唾手可得而不去伸手,最终错过时,那种心情是,恨不得咽下全世界的后悔药。(摘自《宜兴日报》赵春/文)